

萬善花室文集

萬善花室文藁卷四

大興方

歐陽文忠公畫像贊并序

乾隆中侍郎裘公曰修奉 命典學安徽蒞試滁州得宋
歐陽公遺象一幀歸獻之 朝

高宗純皇帝躬演睿思親灑宸翰題其軸首仍賜裘氏裘
公弗敢私也鉤勒上石而以此卷藏於滁州醉翁亭令主
僧守之嘉慶二十有二年草莽小臣有山澤之游假道於
滁獲覩斯象式名賢之容範闕天章之煥美慨然有動於
中曰嗚呼遇有盛而未邵道有蘊而必宣何則器廣則難

充聲積則易永腰褻千里騁之以九同而尙屯扶搖一搏
陵之于萬仞而不拍故程力以膏時者仁人之達願也媿
修以聞後者志士之歉衷也而懷才卒無濟美之諧覽昔
而有不並世之感則誠可嗟矣廬陵先生契聖於既往肩
道於將墜粹學入孔顏之室名世應伊周之期雄文擇荀
揚之精論史軼遷固之躅實峻極所特鍾人倫之水鏡也
以王佐之英生到隆之運早擢鼎科遂參名嵬出典符守
入隆台司主上信其忠譽天下欽爲碩望揆厥遭逢不可
謂不昌矣然而登龍之譽重則謗毀輒隨批鱗之疏上則
讒間亦乘楊叔節之執政以直見疏陳仲舉之立朝被黨

獲罪身歷四君仕逾三黜誣及於牀闥毀逮於宦侍又何
異夫元髮之蹶改白首之終勞也借使得君有專任之權
建議無羣邪之沮發嘉謨之洪鬯進儒術之冲和因百年
之盛而革其舛陋綜三代之要而復其典常有宋之治雖
與先王同風可也而徒以有盡之年流播內外特出之才
升降終世休烈顯而未宏嘉會不可再造斯實天爲之哉
彼用之者亦任其咎而已若我

純皇帝之御宇也九服承鈞七曜遵度殫古先之哲后罔
克抗仁羅書契之元輔蔑假陳範秩能昵賢庸勳序續炎
之如日函之如春至於文思蔚炳瑤簡琳琅著雍勺之歌

陋射汾之句美未易蒐義鮮由繹卽斯一圖之詠一篇之
麗往復前儒慨念逸軌結韻百言去天三尺昔殷王求儲
植之形徒傳夢寐唐宗思薦肩之貌虛若靈風未有拂此
巾裳榮以藻翰垂羨不湮若此之茂者也夫以極天之崇
撫空存之迹尙爲攬物懷人因容慕德惜良宰之不我臣
幾欲借才於異代則涵濡之倫委贄於 聖世者豈復有
毛翻之用隱而不呈矇眵之詞貢而不納如歐公之讜言
宏說聞於今日功效何可窮數豈僅什百於彼哉尺素之
摹勞 神皇以延伫 九重之顧曠列紀而難追雖欲鎔
金而鑄范蠡染墨而贊宣尼何如俞弗於堂階延澤於來

祺乎惟聖人不圖近以遺遠惟賢者不枉尺以直尋臣旣不敏竊嘗聞斯義矣迺作贊曰

偉矣歐公體道純固金玉其姿鸞皇其度受命自天弼匪宋隆任與志絀用弗我充一縑之貽千載是寶圓祇護持靈頰式耀耀之云何爰覲

聖皇穆穆端儀煌煌 帝章釀泉之濱滁山之麓昔宴華樽今闕瑤櫓耳白騰聲齒露召謗譽毀不期失均皮相丹采闐然有爽其觀抱日襟空臨風帶懸虛仁靈素往而曷追明明如月逝者不歸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天網欲該威鳳已翔世不歉才士不詭遇山中久遲惟君之故龍文何

跼金治何成將膏吾輻卒從先生

游菊江亭記

東流故彭澤鄉也城東有洲故老相傳爲陶淵明種菊之所後人葺亭其間故名之曰菊江亭排磻遠駕飛觀虛峙憑乎陂陀乃構緜渺長川百折怒濤已回曲激十尋沖波相抱登亭之巔則納彭蠡於左襟巢皖口於右欸鳴颺在鐸鐘簧一音晴日上牖金碧異彩不獨撫此松菊留連遺風而江山之美亦可以遠託矣嘉慶二十三年仲春之杪余薄游江上憩於東流適吾友李君申者張君彥惟皆應邑人之聘來修方志浮雲共翔轉蓬相繫奇蹤旣覲離緒畢申遂復載酒命屐造於亭下於時春潮初起蒨柳已青

同挹曉華各藉芳草坐帆影於中流飲蘿樽於遙嶂此送
一咏和風徐來彼酬一嘯明霞久駐選日之樂逸興未窮
舉觴而起欲酬陶君飄塵入帷不可彷彿然後知遯志之
士遐暢其生寄跡一往尙無所追矧乎逡巡浮萍之中踰
藉榮辱之事者哉夫淵明在官不及百旬秫田早植秋花
並茂良其高意自足快然忘時所遇偶適契焉終老故得
進不羈俗退以娛生也今吾與二君未能戢鱗翼而游擇
綦蕪而處野馬足以縛其身鹽車足以廢其志結覽之願
動輒相違若茲斗酒在前心交俱集延瞰萬里俯仰一世
不啻吸橫江御閭風而立於滄溟之表下視棲息瞬於蜉

游亦聊以展其物外之思。祖其賞心之悟而已。千載之後
甯與古人異乎。言有所蘊。乃涉筆而爲之記。

陸祁生宣南話舊圖序

僕於哲人正交之道嘗識之矣儒行曰合志同方營道同
術孔子曰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則吾鄙之是知鳥煦魚沫
匿就其儕白羽素絲投於所習草蟲旣躍聲氣相求風馬
雖殊標榜緣達故有披襟暫面望塵寄懷示以丹心悅其
華藻神魂繫乎千里愉戚同於畢生盍簪則秀翰敷妍惜
逝則寒叢零葉尙論古人未知所裁惟我友生實符斯願
於是陸君祁生言念古歡悵然遐日感曜靈之急馭知陳
迹之易迷迺伸毫約楮設境寓情屬盛君大士代作宣南
話舊圖而命同人系之詩以記焉時則霜颼乍警清陰滿

空砌藥朝飛庭果宵墜都館蒙密層牖閒做虞翻別榻奇
書盡陳管甯藜牀坐客恆滿哈笑旣作狂歌相答各謀樽
酒爭浮瓜李六博彈棊間以絲竹主賓相忘樂不可竟至
於晨燈未闕宵月當午輒復留連促膝述往傷懷思南皮
之勝游悲山陽之逝侶涼露有聲鳴烏夜起不知攜手何
以泣然嗟乎一士之生別於傭保百年之內促於修名欲
與結綬天閣高議雲臺奏禮千卷立功萬里招拔類之友
不世出之才進揖泉龍退晒枚馬斯其上也否則列館西
河講學東淹纂組絕業自名一家弦誦六藝郭郭百氏守
先聖之遺緒求至道之大經抑其次也下之亦欲蟄影窮

谷韜光重淵製芟相酬採藥以贈具茅容之雞黍呼龐公
之妻子同爲農夫長謝世網致足樂矣而獨俯仰失時牽
率喪志鉛刀不藏燕石空眩束纏加肘逼壤側足戚戚嗟
嗟至於沒齒秋風一來奔走四海骨肉之愛去若斷絲心
膺之契傷如脫筭死生契闊之怨羈旅淪薄之思靡日不
臻何人能免雖使怡衍良辰逍遙讌飲晨夢易寤瞬息已
非豈足消大噫之氣飫屬車之愁乎入斯圖者凡二十有
八人皆以特立獨行厚節勤類擅文章之譽得狂狷之名
而所企不過一尺之階所患不過一簞之食仰息者高於
虹霓紆體者卑於渤澥登降殊軌益亢難鳴慷慨而起可

勝道哉人之志慮悔不早立僕也愧南州之高士從洛陽之少年徇名未甘遁俗已晚行當葺宇幽岫爲人外之游耳昔琅琊王秀之慕宗測之高風輒繪其形與已相對他日懷舊之作君倘有意於此乎若夫歌十畝之詩寫白檀之扇並耕終年臥游狹室如嗣宗之遇蘇門長康之畫幼與使知之者著於泉石之中求之者晤於行障之上則斯圖不廢宜爲先聲恐亦非僕之所敢期也聊以記之云爾

陸母林太孺人家傳

母姓林氏諱桂福建閩縣人早喪父母依族姑以居十德之門判乎單祚九真之望獨握衰宗徽華夙茂端操有則程纂組之麗閑德象之規年十五嬪於陸氏爲恭城君諱廣霖之造室時女君謝祿室有虛位寢闈之政總筭而修恭城君數宰遐陬著廉平之治三去其官再黜而起心勞公職家復多故凡先廟魚菽之祀戚姑醴醕之養婉孌雜佩之章綢繆遠道之問事無洪纖咸咨惠姑是能肅禮不忒承志毋違虔箴盟而忘勤撤掄狄而畏僭至恭城君歸老於鄉則有親雅之宴游少峻之疏附未嘗不潔脯以進

斗酒爲歡及其亡也搢膺入幃輟泣告殯謀附身之事正朝章之服勿使有愆以虧先德雖李媛之供客具柳姜之正衾衰况乎今昔蔑以逾矣恭城君有子五人母所生者二曰繼裴才而早天曰繼輅生六歲而孤母嘗曰吾丁不辰髻鬣失育未能沐慈父之訓聞母師之教年始成立執箕箒於陸氏侍先公者二十餘年矣見其奉上長民明哲而惠敬親睦宗恪誠以和暝目之會家無儋石繼輅之生值父暮年庭誥罕聞遺命有託才也則爲慶之餘不才則爲殃之象悠悠之口豈復有所底哉恆恐繼輅墮節敗行負玷逝者吾所以曉夜憂思求督誘之方且孺子可以常

勒羈軼才難以庸範御故縱使博覽典籍延接英彥冀獲
勝己之益以繼尙友之功若夫懿文德揚先聲進而不怠
斯亦未亡人忍死之效也記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勿與
爲友嗟乎孤者失天又窮於人苟非自勵將爲唾餘甯不
傷耶聞其言者莫不爲之揮涕仰其卓識焉於是繼輅焯
掌勛業虛懷納善學深奧蹟文爲詞宗初選茂才復舉孝
廉繼裴之子燿邇亦少有盛名時論偕重同里張惠言莊
曾儀憚敬洪飴孫等十許人並當世名賢負人倫之鑒皆
與撫塵定契展席拜親然後知通雋之器本於式穀義方
之美挹乎古人其子之才成於其母之賢高明典法爲近

禩所希觀矣若其瘁念戶內周支饗餼自脫瑱環饋給嫻
儻蓋自恭城君之亡訖乎母身之存陵輿晚處體任手操
春桑浴絲秋菹薦盥未嘗一日而不兢兢一事而非黽勉
心圖其大慮該乎微碩宗不墜繫於斯人而已母以嘉慶
十五年卒年七十有五著家誠若干言子繼略述年譜一
卷四方能文之士爲作銘誌哀誄集爲二卷藏於家論曰
昔范熒勉求令名而孟博齊聲李杜劉母不受虛譽而眞
長比德荀粲見其成仁則身就阼而不悔灼其宏才則詣
日進而未允懷義知人本於毛裏恹恹相誠以底於道若
下此榮利之事甯有冀焉慨乎民質不淳俗尙日靡奢佚

之羨根於性人爵之倖成於教子之初立父提師誨皆謀
弋獲同於穿窬不復知有奇偉之節仁義之軌見有矯潔
好古之士反譁然嗤之引以爲戒冠冕者皆然遑論夫闈
闕哉如陸母之垂誠不以祿位爲貴深居重帟而知天下
之士置子於賢人之林勗子以不朽之業美言尊行踵於
耳目卒使其子若孫爲世通德豪俊長者屈膝起居敬慕
不已視若已親何其曠識明知若斯之夔越乎雖媿之范
劉曷有愧焉論著爲經義足以風欲求高世之行不泯乎
遠聞淺之習聞而稍悟故擬中壘列女之篇爲之傳而申
論之以備史氏之採擇

贊曰恪次心囑殫思蓬麻樹息良藪鬱德維華標尙曠世
端禮柔家敢陳女史徽音嗣遐

清歡堂詩集序

代

永康公作

夫至人之行天倪之和時累所不能淫物險所不能入其
視窮宙之推移若寒燠之襲治方宇之創覆如晝晦之遞
經怵而吟枯而忘寂乎無聞冷乎其善也又有卷許之論
務涓之儔畏塵壘之撓形視乘服而若挽其志則淵潛爲
高其言以蟬蛻爲潔至於默台遠騫楚國借逝拔躬干仞
之上殉名百世之下一介之義天樞植焉一辭之感庶氣
興焉蓋士生不恆代有相嬗其或厄元二之會丁陽九之
辰鼎社載遷元黃改兆雖有至仁之君與民更始而新故
之際人情難堪是以填海之願久而未泯當車之怒踵而

易生惟有識之士砉然意解動則憫亂退以達節乃自放
其身求外於世游處崖僻長爲逸民不特無詭激之論怨
誹之言卽采薇之詩麥秀之嘆皆調以希聲息以深蘊曠
倪木石之間泮渙江海之浹撰思太初合搆淡漠如元醴
之初陳賁鼓之發韻睢睢乎盱盱乎上德之至文也宜興
呂松壑先生標識通尙修名淑郵值明衰季盤桓謝危迄
乎易姓陸沈砥志采藥鹿門之阻結友馬牧之儕藜藿不
供而意佚乎方丈陋巷夙閉而神竦於岱嶺斯所謂見素
抱樸深根甯極者矣暇嘗泛苕霅觀曲江迹松子於瀛海
步重華於廣野境之所涉懷不能已輒宣之詩茲清歡堂

集二卷者亦皆避世之作也觀其宅義忘端沈思入秘去
曼衍之詞而包孕無類削綈槩之跡而纈雅可宗故文約
則旨微韻高則味簡春雲忽起澹如遠山秋空自澄照失
纖翳飛花空谷之外幽藹難招蘭芷被徑之時芳馨欲斂
論者謂足以頡頏靖節陵轍昭諫衡格則方羅爲超選詣
則比陶而亞斯言三復信乎有徵先生五世孫榮懼手集
之或溷讐校以柔某之與榮有同官之契申以婚媾之雅
獲從編次命序不辭原夫憑軾風詩探源騷辨離黍慨嘆
香草抒貞託興旣遙如往而復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若其
混哀樂於一致平汙隆於片言抱膝孺機解心天械求獨

至之崇邈固久繹而莫窮庶來哲可俟亦非瑣材之能述

已

祭董母莊太宜人文

曰嗚呼聖善之質福祥所臻胡爲降鑿遽闕芳塵金帷掩
畫玉珮辭春徽容雖遠彤史如新惟太宜人延陵右族楚
令垂芬漢侯啟籙世載名德內鍾靈淑婉婉環瑱孳孳篇
牘宜室之歲嬪於廣川棄華尚素克孝稱賢自範德耀以
儷鮑宣恪恭蘋藻阻勉豆籩曰維往時外家多故蒸蒸日上
子奉雲荒戍金城日寒玉關歲暮獨客不歸交親誰助威
姑儻醜婦職所供遠道笥篋手繭所縫春啟兒塾截髻以
充秋薦禰嘗鬻帶以豐習苦自甘居貧若喜云胡忍言以
傷游子茹蓼中年抱辛十祀克迓福善獲從祿仕毛義居

官不求顯名孔奮至孝復矢潔清室無瓊珥案有藜藿勤
爾蠶織依然布荆又厄元枵慈庭廢養秦隴羈棲江城遙
望衰髯蕭條歸心悽愴人生幾何劬勞難狀雙雞臯起士
衡士龍畸文驚世上第連蹤乃進丹綬華映鄉宗乃撰鳩
杖就養畿封人子求祿幸逮親存駢予同里雖無要津庶
幾萊綵同仰慈雲尤欣具慶實惟德門御陌花開江秔酒
熟各奉板輿歡陳鄉曲愔愔禮範雍雍端肅咨嗟曩事咸
知芳躅五鼎之養曷謝母勞百年之祐曷副母操中庭有
木秋風蕭蕭天乎不憫悲烏夜號仁焉而悴德焉而隕並
杖神傷聞風涕隕愴絕居廬聲瘖色益憊踊何追春暉遽

盡嗚呼哀哉昔日登堂珈笄委佗今茲芻奠悽愴蒿歌猶
陳象服虛仁龍梭魚燈泉室蟻結山阿仲舉醕交伯符心
契仇杼親聞柳丸夙記旣感哀榮共嗟淳懿勛采蜚英純
孝彌摯厚嘏來享垂裕無涯靈儀在天盼嚮厥家蘭漿孔
潔蕙肴載加是歆是格德音匪遐

懷知圖序

夫引鏡寓形媿妍易察程才待遇顯晦難期何則藏乎中者修約不炫於自見聽乎物者卑抗不可以概求神醴始導同於混混之泉嘉穗含生翳於蔚蔚之卉阜樞之駿非孫陽則不顧幽壑之桐舍雍門而誰拂士之生也建形不異於衆植躬不殊乎類茂德雅度蘊以淵深夙智奇能闔於造次閉戶懷感行年自傷或憔悴以終貧嘆唯盱而無耦乃有藻識之賢合志之士桑落有顧擁篲爭前榆蔭不移解瑑相答吐一言則玩味不忘奏一藝則咨嗟終日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淮陽君公賜以咳唾北海造席接賞讌

於當時西安不來謂煩憂之難遣至於藁蘭香湛漸久能親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千里命駕而撫臆論心四方合軫而望塵請友析義於經籍之廣砥行於道德之華不必並位齊齒列開同游而陶陶永夕銜樽酒之歡悒悒畢生懷國士之遇是故古之君子明死生之分挈去就之義而盼睽之飾殉以不貲之身氣類之通敵於生我之愛人之相知固如是乎伯生先生學闡九奧德鍾三懿守青箱之秘經起黃中之高譽騁詞以會交讚賢以輔志蓋嘗載笈周秦之域曠覽并翼之區在位通流處散名雋得意者捧手投分者斂襟展君卿之脣舌當子春之旗鼓潁川荀淑有

師表之稱汝南袁公致分坐之禮樓東初日或重清裁團
扇桃根亦吟佳什逮乎發軌清途影組東國政道風流化
行草偃廉節上達表乎百城循治所敷潤乎九里若夫晨
燈夜燭時賦懷人朗日清風翹瞻遠道恤楊恭之孱嗣憶
張堪之片言十年封篋猶有遺文三步迴車爲營薄醖明
明如月河梁執手之時靄靄停雲京洛緇塵之會未嘗不
顧形而增思停觴而太息也暇乃綜其梗概誌其勝游或
寫形於杵臼之間或寄懷於巖壑之內爲懷知圖八幀以
記之嗟乎寒蟬清露一葉之所容身鴻毛順風飛蓬之所
託迹縣縣葛藟之野達人過之而沾衿萋萋芳草之章志

士聞之而隕涕千載而下甯復相知九泉可興吾將誰託
是獨卞和於邑冀良璞之終明朱穆貞孤見斷金之不易
翳何人哉翳何人哉觀斯圖者亦可知詎申之所感矣錢
也顛訥之質願湛身而無由瓠落之行雖淪時而不惜先
生假之以光華篤之以藝業仲宣始謁輒付藏書次道相
逢頻傾家釀遂使軼碣石而自驚振蕤氈而欲舞丹鉛可
抱先陳執義之門白雲雖遙終有酬知之地其將有光於
斯圖歟抑終愧之也先生命爲之序故敢綴言其情焉

徐仲平原學六篇序

夫陳力之效有殊而致道之功則一惟其燭幽昧者非揚輝無以明擇良材者非彙括無以正是以賢哲之士惜陰程業究典略之奧而忘饑渴之患證傳記之文而息榮顯之志迨其用之則又事必師古言則稱昔繁舉博引執矩尋繩無獨是之見解悖道之行雖龍蹲之聖猶著三絕之勤鴻飛之宰尙取百篇之益才不逮是而曰不學而能則未之敢許也世之與才若形神之相附而庸闇代增睿識日寡豈不以逞己者眾而驚學者少乎受性於天各有所限求知於學探之益深而後世之彥詮性道則以穎悟爲

能好詞賦則以剽取爲法言當務則舍案牘而未由炫才
用則肆臆論而不愧試以天下之大要眾人之所疑非枘
鑿而難行卽睚眦而無策豈今昔之異途實學術之不立
也吾友徐君仲平夙質多通好尙不惑鑽堅研微實事求
是少受師友之誨長切爲學之方蓋懷之素衷四十餘載
然後增益舊聞游泳新得涉筆著論爲原學六篇斯文也
去糟粕之繁絕曼漶之失極其精以窺往聖之指抉其要
以誘後至之心識廣而意周言近而道遠可以啟千載之
祕不獨成一家之言也桓譚讀太元謂爲軼代之書沈約
見雕龍許其不刊之作余於此文亦有至賞研尋反覆日

不能忘仲平屬爲之序自以無中郎之譽元晏之筆惡而不敢作者又一周矣將自遠別輒加論究且於仲平之說將有進焉夫爲學者體有三尙一日遺俗二日審時三日定志夫持卷之士多罹貧悴故必有忘得失輕富貴之致使朝披竹簡已覬黻冕之華夕解韜繩乃羨金穴之厚紫標黃榜有識所嗤斗酒隻雞於義不足言旣無徵道同塗說其蔽一也先聖後聖文質不齊安越安楚流風斯易必欲舍琴瑟而陳鼙鼓驅棟宇而就營巢效周官者或至陸危墓大誥者遂同傀儡此同師古之悞實由於師心信書之過不如其無書也其蔽二也知二之質鄰於庶幾已百

之功廢於造次無樂恢閉廬精誦之勤而有朱生博通眾
藝之志簞食瓢飲苦終歲之資編蒲緝柳非一蹴之力閒
而輒怠好而不專其蔽三也嗟乎讀書之遇已逾古人天
賦之英多在同輩而使悠悠歲月遽馳於寢興巖巖意氣
終淪於草木不能絕人間之酬答希至道之闢域屈指以
計遂無一賢束書而嘆坐慚千古余於仲平各有所蔽知
而不改夫將誰尤來者可畏其終有冀乎

汪母董孺人靈表

孺人姓董氏江蘇陽湖人適同里汪君名某國子監學正
華星先生之女也母曰謝孺人世爲儒族著於南邦孺人
膺上善之質體季蘭之操淑慎持衷婉孌在室學正君早
謝仕籍好讀異書守仲舒之故惟有酈炎之心疾母謝孺
人復以積疴淹久不闕戶庭若夫三時浴桑上日奉藥逆
蕃釐於中霑備饋問於姍郇勤劬之職萃於淑媛迨乎冰
泮陳儀釋衿儷德表肅雍之禮推諧穆之稱京陵家內盡
式鍾型扶風集中遂傳班志時則德門殷盛宗屬實繁道
南道北不無潤匱之殊東眷西眷或分戚疏之序孺人履

豐而不溢保儉而克寬朝修榛栗乃廢雜佩之章夕解杼
機爰恤無衣之族述威姑之誠以勸閨闈佐夫子之誠以
供滌滌誨導諸子肅若嚴君幼授禮經長就外傅去環瑱
以爲資飭衣帽而後見楹書在手垂訓不忘庭誥因心勸
學尤摯是以先後洽其惠和少長感其慈篤徽音之頌繁
女師之道立矣嘗以母氏羸老寡祚無依迎養起居暮齒
不怠及其將逝以屬諸孤是則蒸蒸之愛迄於畢生慳慳
之情銘於幽壤弱蘿千尺相倚而有生卷施一心抽之而
未死純孝之美過於古人不特金盈剋永思之文馬芝作
申情之賦也愷悌哲慈庶集休祉疾患彌留終不可復以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卒年六十有七哀子某等忉怛罔極
悼心失圖惜春暉之不延感秋霜之泣落佳城旣卜安宅
尙遙苦席寢堂几筵上食思述先行以申悲懷願惟昔人
有靈表之作所以昭列總帷鑄諸珉琬乃搆斯表繫以辭
曰翳賢女之顯緒降明德兮在躬箴盥事而華茂笄總備
而禮崇繩渠獲以不愆格至孝以冥通卻纖縠而弗服徹
兼珍以惠窮用有成兮家室撫四子兮丕立金辭髮兮給
餐丹濡指兮勤織念劬勞之未答奉偏慈兮繞膝母藉子
兮壽康女背親兮夜室嗟百年兮何遠神一往兮莫攀惟
子道之無盡願摧心以剝肝林風動而晨號泉源浚而夜

寒忽日月之易往，歷霜露之漘漘。尋存時之景微，載彤管
兮惟休。望明器兮近陳，瞻遺烈以焉求。託斯文以闡德，佐
彰著兮旌旒。悅去析兮痛長，靈不可以久留。

祭亡友文 并序

道光元年冬同學諸友各歸於室明年正月觴酒歌吟清
會旣闕感吾生之寡聚痛師友之先零爲位東郊取酒以
祭其辭曰

嗚呼絃覆不移皋陸可踐含氣易化沈憂難遣歎促悲遙
情同迹舛抱此咄嗟通於幽顯旣無慕幽亦何傷莫往
莫來忽若有亡駸駸霜露宿草所藏元精炯發日月迴翔
翳惟明德實鍾靈粹秀挺千族氣空萬類金采玉相鳳停
鸞蔚共勛情歎孰恤頌頌偉哉前烈純茂躬行含經味道
絕累遺榮辭如河鳴業若山成闡繼絕學導啟後生亦有

達士宅心元奧清機妙理高絃絕調文傳酒德詩言琴道
性情所至冰淵可蹈悠悠身世感歎飛蓬煜燐爾名屯蹇
爾躬神氣內促年命不融彼蒼何心吾道終窮松風夜起
唳鴉不聞十步五步寒煙逼人苑陵之土今無薄醪杳杳
長暮斂茲素魂憶昔周旋比於倫紀交非一端意出同軌
昏燭長燈繩牀斐几考藝程過宜罃掩毀春日未晞秋雲
始高牽襟相從我歌子謠鏤膺續骨投水成膠罪罪蘭藹
以慰崇朝同此百年庶幾歡宴死生契闊不我能見風雨
墜翼山河隔面娛情寡方涉目多怨時序易改積悲益深
往途不復去轍相尋薤露之曲時霑我襟天日蒼莽藏憂

至今今日始作步出東郭春氣奮發游魂安樂高堂廣筵
旨酒清酌明與鏘鏘雲旗燦燦素裾博帶君之故人淺斝
深壘君之夙欣魂其來歸言笑殷殷勿以殊類謂予不聞
長調恍慨惟君能顧高懷磊落惟君所慕魂其來歸歡然
道故勿以藏形謂予不覩千載雖遠一瞬已空真氣所注
大化無功偉文碩行寰宇褒崇敢慰靈修勿愴勿恫良執
未忘典型如在問學各勤殖志毋怠精爽旣接愈於夢寐
敢慰靈修勿思勿懟尙饗

李氏三忠家廟碑銘

原夫三五遭德元黃易象天眷攸寄人謀與同而湯谷填石冤禽之志未忘廣寓息風孤蓬之心獨轉黃土未覆猶望灰然餘息暫存甘同瓦裂是則難至節見植躬之所大期傾宗殉主烈士之所必蹈奮乎百世何其禕也明兵部侍郎肇高廉雷瓊羅巡撫武舟李公秉貞厲之操好綜博之學荐名叔世奉檄滇疆君黃持節已聞漢祚之傾道茂守官更受湘東之任祇承孱主顛沛偏朝身膺危難則與存與亡正色樞庭則不苟不吐迄乎

旌鉞電臨樓船鱗下裹瘡疾戰奮臂難支旣亡牛渚之軍

竟紹汨羅之軌長溝之瘠遽化青燐故壘之旌都凝碧血
可謂映秋霜而愈皎抗夏霆而不辭者矣公弟監軍道我
貽公馳聲二陸勵志兩虞拭玉藩封枕戈國恥時掩涕於
獨臥亟奔命於重圍王僧惜之精誠楊仲炎之抗守飲丹
矢石之中追爽泉臺之側又公從祖江西道監察御史贈
副都御史進實公從宦而入交州事君而遷滇海感佩綏
之義懷鷹鷂之心密詔旣頒私謀驟泄漢獻邁屯朱儁被
李催之禍魏莊畏逼辛雄膺高氏之誅慷慨賦詩從容授
命蓋三公之歿也歲不一稔地亦殊方而腐髮弊齒屹若
邱山支解寸斷安於莞簟社稷爲重執戈之衛爭先朝廷

雖小毀冕之防必肅皆得狼暉之死所不負馬援之壯懷
求仁得仁蔑以加矣當夫勝國祚窮寰區鼎覆高光遺孽
輒就纍囚羃曷孤蹤懋存島嶼黑子之疆日感赤符之運
全銷異議之臣坐焰薪而黷貨擁兵之帥比岨虎以養威
江陵可保並無蕭管之君晉陽卽摧尙有長鸞之黨此實
朽柱難扶崩城莫挽虞淵之日固非天之所能迴尾閭之
波亦豈地之所可滄兩鏹倚堂之夢舍智士而能占七重
圍軫之雲亦羣黎所知懼若三公者幾成先見識逾恆流
豈忘魚爛之期更冀龍興之日而乃崎嶇蕩宇契關危邦
夸父植杖渴死而未悔愚公荷鍤盡室以相從凶門早鑿

鬼錄俱登憤悒而履鋌矛談笑而棲鼎俎誠以天經有常
臣質無二茫茫日月剛氣所充悠悠江河迴澗欲障陵谷
可遷而我心匪石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朱厲附之趨禍
勇激人心夙沙釐之從君道貫金石雖百身其焉惜縱九
死而奚辭嗚呼寒霜易零勁草不植淪胥滄海何地埋憂
飄泊東南傷心日暮勃蘇顛顛無可泣之秦庭雍門刎首
非易驚之越甲木鴉初達知君素之已亡玉馬不歸稔微
子之未去三百年之王氣沈絕苴蘭一二士之英魂散游
嶺嶠濟陽昆季之壯但紀鄉成長沙族祖之名惟傳家乘
憑弔之倫能勿涕洟而興嘆哉我

朝振宣名義含宏聖謨追恤頑民並頒美諡而河陰之難
不聞范紹之旌睢陽之封竟無許遠之傳得無喋血已往
愧受

榮褒毅魄自藏終甘湮沒乎何以易名四百輩獨闕隴西
之宗題墓十八人又改柏臺之氏也泯焉不彰非所知矣
武舟公五世孫慶來愴述家風遠承孤裔感年世之速賈
冀先烈之常昭甄逢得元稹之書欲貽史館卞彬乞任昉
之啟未奉朝章乃復亟營崇宇並列三忠敬斲貞珉遙垂
千祀夷叔單楹蕨水之邊未徹武梁畫壁魚腸之劍猶腥
鶴歸可識不殊宗會之圖蟲篆新刊如見靈旗之耀乃作

銘曰

猗歟三公克挺貞毅並節殊猷營道同義天之所壞固不
可支唯君是殉否塞何知翟泉窈冥蒼雲唵藹雨溼黃旗
叢飛青蓋易水悲風淅陽落木悽愴孤臣蕭條部曲登陴
夕嘯墮壘朝呼衣冠不辨城郭爲墟偉哉侍郎自沈止水
赤綬晨浮丹心夜起申徒憤激正則愁隍駸駸霜露森森
江潯哲弟監軍致命鋒鏑何處歸元終焉銷骨侍御尊行
橐籥衛君主辱臣死顯忠成仁孰後孰先或推或挽懿鏢
一門魂招不返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闢著遺蹤恩隆

昭代如何純節竟闕潛微搜探未達守土所遺王經有阡

伍胥忘號蒼涼猿鶴無人赴弔遐胃愴思世德載揚椽
俎豆以奉蒸嘗令狐舊族奕奕青簡顏公先廟戟戟璠
行邁霄漢氣補坤乾頑廉懦立孰敢不虔名遜士龍文慙
子厚鑄頌奇芬庶昭不朽

李公用楫字若濟崇禎十六年進士授瓊州推官明亡
永明王立於粵擢至兵部侍郎巡撫五府一州順治九
年大兵入粵相持敗走自沈於勞氏池中年三十六
弟來字我貽隨兄瓊州歷官監軍道順治十年肇慶失
守奉命監李定國軍圖恢復敗死年三十三族祖頤字
廷實亦偕至廣東歷官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在安隆受

制於孫可望吳貞毓等謀敕李定國入衛願預其謀事
泄被害

趙收菴先生二學圖記

收菴先生取蘇子瞻氏有酒學仙無酒學佛之言作二學圖而命方履籤爲之記曰世有至人抱德煬和神凝氣御滿之則沖挹之則注浴太始之冷風超增城之縣圖托逍遙以獨往躡元吉而不驚當其養天裘寄地隱滑靈府修內景抱樽而居承槽而飲玉色旣醅蘭情斯騁視燠寒之一節笑越舍之異境澹兮若浮曠兮遠游飄飄四運翱翔八陬追松子於大漠揖桂父於炎洲朮精夕採雲母朝流駘籍壺公之市僮侗姑射之邱爨瑤鼎之元鬯引沈珠於碧漚及其席也杜德機而游方外澡練靡前常祥寡累開

東安之議林作祇洹之寶偈七覺表其真五明闡其昧文
擊之所未察列生之所心醉乃有元君之史濡管而造焉
隱几相對言笑旣接殫精妙思揣容觀色蓋近取之眉睫
之間而遠求其神穎之合恍然自以爲至矣乃僅得其被
飾左則霓冠垂帶鹿裘持杖童顏映曜逸格頽放右則松
巒留雲氎巾臨風含章隱璞禪悅所宗睨之而神斯異酬
之而意斯通有侍於緹帷者退而問余曰夫湛泆者汙迹
之倫守一者縮鱗之士幽寂者遺世之人今先生斧藻珪
璋懸符矩矱極筆墨之林總名教之藪壯節離疏舉冠上
京出守青淄惠化洽聞晚乃貞疾施誨家邦偃息於仁義

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疾不弛敬言必正律典文盈篋束帶終日而茲之耽五齋慕二氏易簪佩彰圖畫者誠芒淺之未釋也得無致阮瞻之譏來稽舍之諷乎余應之曰子徒窺光於窆輿而不覩其昭曠之景也先生神禪博譽翰躬履方進不獵名而名隨之退不眩道而道自隆紆體衡門海內希風孳孳白首讚述益明故能祛形役之蔽亢泰壹之進忘跂息之患棲元九之英浮糝不能擾其慮歷隙不足感其情於是舉琴按絃秋雲在堂嘯豚聞作奉以瑤觴脩乎遽乎莫知其鄉永年廣樂春煦載揚是豈聲聞之所能屆而何羨乎蒙莊先生扱而詔之曰鸞鳩晒於搶榆

者識之限也。蠅蜓守於尺壑者，性之殊也。夫生不可遣，道不可名，子將決方寸之涔而發層霄之橐乎？遁巡忘答，從登前墀，操卮執觚，立醖其醕，醕醕而返順物之羈，感忽悠闇，貢其僂辭。

清故江西廣信府知府 誥贈朝議大夫兵部車駕司郎
中 晉贈振威將軍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安徽巡撫兼提督軍務康公神道碑

蓋聞長河一曲所以養其濬流層阜四成所以植其崇巘
是以峻哲挺生秉彝元淑景靈渥曜闕網輶延其偉績之
所敷醕質之所蘊必能建盛業於當世貽崇廕於兼久振
民育德固仁者之宏規積惠重厚乃隆家之懋祚五際遷
運君子之澤常存八柱通維達人之功不泯若今之卓然
可徵者其惟我康公乎公諱基淵字靜溪號南圃山西興
縣人也遼裔難詳先牒不敘東土命氏則康叔啟宗西域

入朝則康居衍胃豫章精舍共希處士之風扶風雜編傳
自中郎之使曾祖太雍祖萬方並以潛曜棲音未華纓紱
父惇邑庠生贈資政大夫體道而盤劬學自勵閭黨受其
甄誨士倫憚其嚴修卜築初就四楹列同產之居擔石無
儲千金償故人之責裴楷別宅以讓兄朱儁貨繒以解友
篤行備於門內義聲達於邊隅遐紀未臻翼謀斯峻公應
靈雷泉降和太極表精暉之期凝器範之穹先是公仲兄
江南河道總督茂園公之生也母王夫人夢雙鶴翔舞其
一先下次年誕公復夢前鶴馴集旁有緇流告曰此君家
之瑞也魏肇飛雀之祥興宗已兆徐陵集鳳之感秀異所

鍾毀齒之年卽罹孤瘁沖弱而痛貫黃墟敬養而潔微朱
萼一言一行敦穆於閨庭靡愆靡悔蕭邕於矩步偕茂園
公潛心研求銳意講誦約繩之際七業俱興斫屨之餘十
經並授嘿吟終旦而慈母不聞屬筆逾旬而里師驚咋惡
臥則含冰蹙面忍寒則徹火移牀於是義府辭鋒標於百
仞言泉文律該於九流王僧謙之圖籍共慰殷憂童漢文
之高名先膺辟召公年二十一舉於鄉二十二成進士歸
班銓授河南嵩縣知縣緇衣懷玉純錦製帽人惜士元之
才民訝子奇之少公厲冬冰之潔沛春露之滋不僻其鄉
不陋其俗提耳申訓瘡顏勤名暴虎化而爲狸陽鱗退而

辭餌嚴刑凜於閭室煦愛比於所生笠徽僅存見褚珍之
節釜寵不設知何紹之廉嵩土壤堵而伊水環複茨防旣
廢陂瀆就湮旱浸不時黎元重困公乃疏地絡之崇庫遏
水門之衝要舄鹵可植不損魚捕之饒溉溢日增無俟龍
骨之見凡通故渠十有一道鑿新渠二十有五而歲於是
乎始稔又以壤不宜稻耕者鮮殺公乃辨桐穗之性橋墳
埴之功稽五物於周官疏六宜於鴻烈使農專務黍麥繼
以麻藍而財於是乎始阜蠶織未繁民艱於服公乃督之
挾櫛導以杼機師龔遂口種之規同元淑代春之效使民
植桑柘萬株間以木棉之種而用於是乎始裕嵩邑界接

宛胸舊貢百合吏課於野民擾於閭公乃採閒田假丁力
上不闕其所共下不責其所乏創爲百合園亭四十畝而
患於是乎始消生業有制逸游是虞公乃判鄉井立橫舍
賓禮俊雅開悟蒙穉鄉飲揖讓諷誦有程凡建社學三十
四所而教於是乎始洽然後黛耜朝舉丹軸宵鳴黃髮舍
哺青衿釋奠春日起條桑之詠秋田廣刈藍之章阡陌之
上芬若椒蘭庭戶之間甘於芝醴空衢懸寶鄭宏之政初
成足下生鰲岑君之民何樂漁陽千頃未足比其仁潁川
四長無以求其匹范甯交州之石新樂成行許楊鴻卻之
陂澄波若練鏘鏘乎款款乎古之循惠不是過也偉績已

彭屢書上考民旣奔走籲留公亦請竟其事在嵩九年治
乃大備

高宗純皇帝聞而嘉之下詔褒美敘勳進秩一等之加祭
彤見賞於漢祖百城之表樂藹荷寵於梁君公膺斯祐當
世榮之無何丁王太夫人艱過毀忘譏死孝貽慮翠柏之
枝驟改白兔之足頻游服除銓授甘肅鎮原縣知縣姑臧
之市未潤脂膏隄池之碑獨名祥異歷遷甯夏平番皋蘭
三縣所居民富所去見思邑中黃犢望畫轡而輒留道上
青泥借珍藥而俱至吳郡聽統如之鼓會稽有待選之錢
未幾擢肅州知州飭躬則惟飲桑柘勤務則常含瓦石摘

獄則咄鉤距之煩徵賦則削單虛之籍肅州古稱酒泉地
鄰戈壁苦泛濫之災乏薪樵之用惟公精思必達心計無
垠度其荒原但課十圍之柳因其舊池以決萬仞之泉鵝
鳥未鳴先資播種鴟音已徙更布醲和碩士盈庭餘糧棲
畝春入玉關之塞風移雪嶺之陽回羯肆暴殲伐逾時遺
眾數千負嶠乞降窮谷幽險狡情難測公請以單騎深入
遂造其壘震以名德申以威信渠帥涕泣而自係校聯歌
舞而凱還眾奮直前奇功乃奏此則張綱廣陵之勇趙嘉
簡陽之志也既又擢任江西廣信府知府其始至也如祥
飈之振枯其漸漬也如神河之潤遠日南雙雁棲於垂箔

之前淮陽二鹿隨於輕輪之側溺女之俗江右爲盛公聞而愍之卽爲設嚴禁宣明教延誘髦臺凋養貧弱未及朞月釐然更悔女囚之壑忘墮墮之陰珠娘之稱保呱呱之愛以買父之所生借鄭公而爲字慈育之化其有涯乎方欲銷鏤石於累旬變枳棘於中野銀艾有十要之慶金螭加三最之榮景命不融葬期倏及以乾隆四十九年某月終於官舍年五十有六嗚呼愷悌在躬利澤及物回斗極之命者億祿難窮留棠陰之頌者千齡無歇廬江白馬尸祝起於生前荆郢素冠哀咽沸於歸路徒使冥冥日月呼九閭以無從切切絃歌痛百身之莫贖而公遂以魂招而

不復也公風神清逸雅韻淹流參東筭之貞等南金之照
杜宏治之盛德標鮮王文度之志力彊正學通梯裘而不
守章句之專文騁飛豪而不以浮藻炫眾虛懷以納善博
施以逮下祿入則壽其九族宦久而家無一椽公嘗游山
陽愛其風土買田花洞末遂生平歸旄芒山竟占佳域營
陽舊產未開千橘之園河內新阡詎擇萬桑之利以嘉慶
三年葬於濟源縣劉楊村之麓禮也公有子六人長曰儀
鈞舉人內閣中書次曰綸鈞進士通政司叅議出嗣於茂
園公三曰文鐸舉人候選教諭四曰綜鈺兩淮鹽庫大使
候選運同五曰紹鏞進士禮部侍郎六曰維錦舉人山東

信陽場鹽大使皆以光耀珪璋聲華軒冕承慶雲之徽烈
著英風以象賢社照神光應氏之宗方顯門多畫轂馮揚
之緒尤昌迨公歿後十餘年通政始官吏曹恭逢

慶典賜贈公爲朝議大夫吏部考功司郎中又後十年侍
郎開府院中復遇

覃恩晉贈公爲振威將軍兵部侍郎安徽巡撫兼提督銜
淑配同郡孫氏繼配王氏皆賜贈恭人晉贈一品夫人繼
配江蘇顧氏賜封太恭人晉封一品太夫人焯矣哉赫然
寵榮賁於後嗣然後知寢邱邁種之長澆亭清德之永也
又其後五年運同侍郎俱以遭顧太夫人憂解職歸葬載

瞻松檟益愴先型循覽岡原莫追遺範懼循猷之或佚思
盛美之宜彰爰是礪具貞珉列諸神隧不揆空薄命譏非
詞履籛弱年侍宦曾歷金城壯歲驅車遂登嵩嶽見陸公
配食之社酌酒未乾過張君爲政之邦歌音相續每欲抒
揚讜行讚述清芬故敢忘其名齒之卑效其文詞之躋託
之元石以識不刊樊惠渠之頌勒景鐘而無慚陳太邱之
碑編史籍而不改乃作銘曰

王屋岌岌沈流泱泱我公幽城峙於其陽惟公之生資氣
清剛思心精敏綜物茂良克歧克嶷爰孝爰友揚聲紫微
出綰青綬害馬除菑飲羊洗垢灑沈旣安羸瘠旣阜析其

湍流沃於甘壤千耦同歡萬鍾斯享男執晨經女操夜紡
攝齋升堂乃誘乃獎天地之利公式啟之父母之慈公式
畀之公之所屆春臺熙熙公之所違饗祀丕丕百里小宰
仰紆

帝眷

璽書寵賚循勞彪煥存歷雄州旋膺方面節猶日峻政罔
前善榦量未究台輔未崇寒氛忽至仁賢道窮珠林委露
玉樹摧風湘泉幽咽孰訴蒼穹運寄厥身祐蓄爾胃符策
九百金庭所授八龍五鳳英英競茂慶靈下賁瑰琦克構
實惟季嗣爲

國重臣內典三禮外撫四垠追奉貴秩徽卓顯尊魂爽攸
荷懷此秘芬灑淚之原下馬之壠鶴蓋松欵龜趺花擁陵
谷罔質桓表俱聳取此先德百祿是總

黃氏息圃記

少陽之域句章是雄軫偃滄涓區絡帛越隰則鯨渚鮫潭
山則鱗堂鳳室積幽競秀蘊靈彙和震歐冶之烈而慕赤
堇之英誦士龍之賤而豔鄧土之盛是以俊喆迭軌名勝
煥聞依岫滌心築雲增逸斯實東南之殷阜棲託之樂郊
也東井先生四明卓蹤百代鼎閥根道核藝飾經莅政初
宰義安有羸糧之絜擢佐南兗重題輿之名悃愾旣彰精
良益著兼總羣曹行守數郡伐枳棘而不驚乘單舫而問
俗方將騁驥足舒幹翮而先生遽投板請休抽簪高蹈未
始足晉平之山資乞宣城之糧藥遂以歸泛苕溪載贈衡

字清規恬尙世所希覲雖韋孟之退征敬宏之粹範無以
過也舊居西隣有故元袁清容學士之宅趾在焉袁氏自
宋迄元軒冕相襲通德之里庭榭修美學士又能賓師碩
彥好樂人倫輜駟溢門帷館成列吳會一時通儒茂士如
王厚齋舒閻風諸先生皆與有撫塵之契而胡梅磻先生
主之最久所注通鑑實成於此今則瓴甌俱移松竹盡廢
惟梅磻貯橐石室頽然獨存葛廬博望苔礎全荒殷濟精
龕流泉自繞過湘州之廨但撫石牀登龍望之原猶探書
窟蓋其人已往固閱五百有餘歲矣先生構基植椽結椽
因巖奇疆之立噴吮爭豪椅櫨之華糾紛異勢其有間出

叢井東連故楨者凡三藝命之曰傳經館以貯圖史館西
浚池數畝菱荷納露夫容沁霞環池樹梅二十本虬榦交
拏瓊璫發郁當夫初春氤如玉尺池西建樓五楹顏曰今
是則取陶徵士之旨矣池南疊石爲小山築亭其巔篁翠
入櫺松颺拂座迤右而下復得三楹是爲歸泊舫賓侶之
所讌游也將離白朮之藪枿檉柏之蔚蕭萑十尋猗靡
干芟昔作手滋皆已蒙密周限崇篠旁通曲湖蔽虧城闈
掩靄人外名以息圃亦符退士之義也先生修齡邕和悅
豫婉澤負手平麓諷詩內階寓遠意於春禽蓄深情於芳
莖逸友相過觴疊徐行從容延賞已逾十載夫脫祿仕之

羈馬返躬耕之初服其爲怡曠固超物表况乎席神皋鏡
靈壑雜花啟幌微雲集裾造清虛之心養松喬之祐咨故
實於軼聞企昔賢之遐躅可以攬挹風標輝映先後者哉
宋玉故宅容蘭成之誅茅楊憑舊里待樂天而疏沼虞玩
之之散髮實近海隅賀季真之羽裳爰歸剡曲雅述所寄
有足神往者焉履籟以通家年少爲舊治僑民樂廣之立
名較晚裴瑜之捧轂無從嗣與先生季子支山孝廉同客
山陽屬爲此記式懷景行不敢固辭他日倘能繫樞鮒亭
之下撰杖鑑湖之側呈何君瑞室之頌題沈侯齋壁之章
當以茲文爲贊焉先生其亦許之乎

答陳伯游書

孤子方履錢頓首伯游先生足下夫求履憲者貴乎因迹
聆曲度者冀其同聲而今時綴學之流抱藝蓬室之下獨
噓寡和顧影鮮儔厥北風以增悽思南金而抗首豈不以
地密者情殊誼親者軫阻營道有同異趨術有後先哉孤
子蹇資易竭鄙概難宏幸生文義之鄉得企英賢之軌入
門見賞曾荷宗慈對案忘餐非無尹敏加以孟陽侍宦逾
劔閣之千尋子長好游浮沅湘之九曲凡玉振江表龍躍
雲津縞帶可貽清襟是託過蒲亭而師季智之陳國則親
仲弓屢聞啟誨之言恆抱合離之感昔在皖濱側聞足下

貞亮爲行清麗善思吞文石而攄奇夢繡囊而溢彩王充
之論德盛文明班固之徒名香文美惟懷虛谷未展謙忱
嗣得祁生來問言足下愛玩疵篇願爲良介及與哲弟言
晤又知足下盱衡小善時發寤思爲北海之所知能無驚
喜得休文而嘆豚已屬改觀方欲投刺寫心執弦代贊而
孤子釁結三塗災窮六極蜴虺含毒難求宏覆之人草木
有心終無可植之士魂爽崩裂生慮俱空文實交頽強顏
何自是以閉藏憊息隙廢神交終歲蹉跎寸疏遲闕詎意
足下勤恤舊誼惠賁新詞博喻篇章比子桓之典論獎飾
謫陋洵元規之過言至其天機茂闢神韻遐超采不掩情

質能立範積玉元圃無非夜光伐材鄧林皆成奇木自足
軼永明之躡嗣正始之音若孤子者墜崖顛愚面墻矇惑
偶懷鉛槧徒悅悅聱孔璋武庫之雄已消神氣子雲雕蟲
之悔但賦牢愁豈能揚圻流風周咨大雅然竊窺文奧追
溯前塵每謂奇偶相生大園所以啟運元黃成采睿哲所
以含章故繼經有作必開屈宋之宗逮漢以還遂建曹劉
之幟此實體變之繇抑乃化機之理雖云六代同尙華腴
究其百年屢經翦汰元風久扇始革乎仲文麗格方遒獨
摧於子野所謂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推此一言律夫千古
苟有作者罔不同情夫意以文宣文以氣植精采煥越非

匪羸之是求神思淵通豈枯槁之能化運藏舟於大力百
儷何傷滯棘軸於方穿單辭爲梗是知濡毫雖終如草靡
秋染翰長存披沙見寶然則沈詩任筆豈皆玉山之頽北
庾南徐孰非金鼓之振退之之作誠可起衰隋紀以前猶
當其盛足下片言乍剖已探象罔之懷四科若分必入相
如之室孤子叩鐘響寂能勿頽顏躡屩途長尤勤遠慕佐
公之賦託明鏡於末光孝穆之書希雙環之俱見春榮馳
檄秋水載廣定厚契於斯文賁深心於此日君魚可仰從
受道而無辭宗測難逢願畫形而相對自悲窮結負辱年
光惟軫芳猷懋宣時譽因之感系書不盡懷

萬善花室文集卷四終